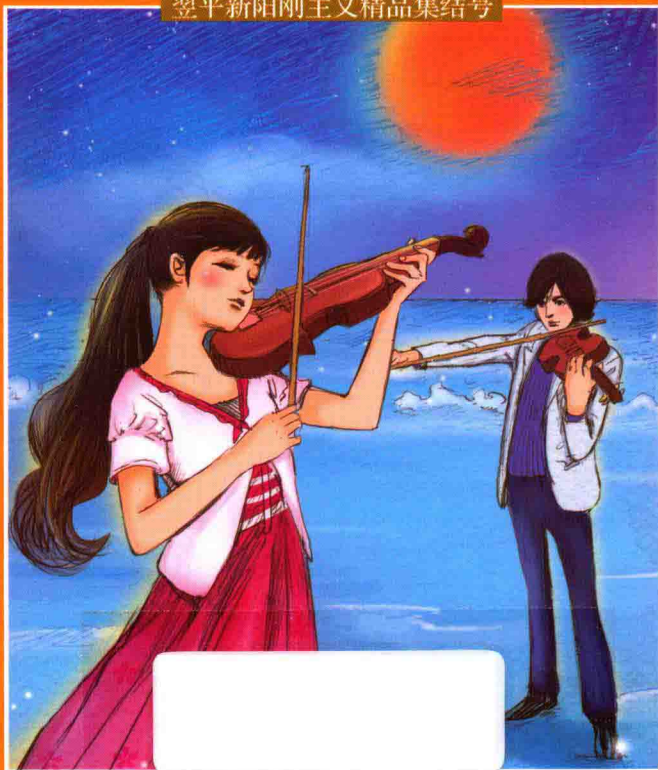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 
自选精品系列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
获得者荣誉奉献

翊平新阳刚主义精品集结号



无言的夜曲

翊平◎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名家自选精品系列

无言的夜曲

翌平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言的夜曲 / 翌平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3
(名家自选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8681-0

I. ①无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1211 号

MINGJIA ZIXUAN JINGPIN XILIE WUYAN DE YEQU

名家自选精品系列·无言的夜曲

翌平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

策划:何军民

责任编辑:何军民

装帧设计:薛芳

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hh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635mm × 900mm 1/16

字数:100 千字

印张:12.75

印数:1~10 000

版次: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681-0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

录



断刀	1
寒秋时节的烧烤	26
卡门的舞步	46
猫王	58
飘扬的红领巾	88
甩鞭	113
无言的夜曲	123
野天鹅	149



断 刀

一

瑞福跪在鸡冠山顶，鼻翼在烟雾中翕动着。

从山下村子里飘上来的浓烟呛得他大声地咳嗽，他弯下腰一次次地呕吐。饿了一天，他胃里酸酸的，口水滴在地上，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，悲伤地号着、噎着，攥紧的拳头插在身旁的岩石上，留下一道道血印。

鬼子搜到了几十个八路军伤员，血洗了整个村庄，随后将所有的房屋付之一炬。

下山的夕阳染红了焦土，随之而来的黑夜吞没了死寂的村庄。除去房屋的残骸滋滋的燃烧声，他听不到任何响动。瑞福走过一条条杂乱的街道，看到一处断垣残壁后面有一个用木棍搭成



的烤架，半只小猪散发着烧焦的味道挂在上面。猫和狗倒卧在路两边，保持着逃生时的姿态。

瑞福狂奔到家门口，院子里已是一片瓦砾。他哭破了嗓子，漫无目的地奔跑着，一直冲进了村中央的打麦场。他在这儿看到了娘，还有村里的叔叔、婶婶，他们一个叠一个地躺着，伤口像一朵朵血红色的梅花。李婶用身体挡住吃奶的孩子，徒劳地想在最后一刻保护那幼小的生命。

“娘！娘啊——”瑞福号哭着，直到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他是被一根棍子拨弄醒的，他觉得自己的腿挡住了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就从他的身体上摔了过去。瑞福揉揉眼睛，在浓烟里看见了表妹小蔻子。

“娘！娘——”小蔻子叫着，走了回来，又一次被瑞福绊倒。

“小蔻子！”瑞福喊道，可小蔻子好像没听见、没看见一样。瑞福用手在她的眼前晃了晃，小蔻子仍没有反应，那双漂亮的眼睛依旧望着前面。瑞福又使劲地晃了晃手，这才发现小蔻子什么都看不见了。那条破烂的红头绳在她的脑袋后面飘



着，额头上有一道干涸的血迹，辫子已经烧焦了一半。看得出，她是从已经倒塌的房屋的废墟中爬出来的。

瑞福站起来，一把抱住小蔻子——再向前一步，她就会跌到燃烧着的木炭里去了。

远处传来人们的喊声。

有幸逃到山里面的人回来了，他们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，放声大哭。

说书人和乡亲们一起，重新搭建好瑞福家的老屋。他是瑞福爷爷的徒弟，瑞福爸爸的师兄。

“小蔻子和你就先住在我家，怪可怜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要报仇。”瑞福跺着脚，狠狠地踢了土坯墙一脚。说书人拦住他，把他和小蔻子紧紧地拉进怀里。

村东头原来有一座很漂亮的庙，里面供着一尊关二爷的塑像。听老人们讲，瑞福的爷爷当年打洋人前，找人修了那里的石像，后来打仗的时候真就显灵了。

瑞福疑惑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说书人来



到关帝庙的废墟上。人们发现了瑞福太爷爷带走的断刀和刀谱。大殿前挤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大家表情凝重，正等着说书人的到来。瑞福和说书人翻过烧塌的断垣残壁，走进这座残存了三面墙的大殿。

说书人一下子跪下来：“师祖啊，您在天显灵了！拳谱终于又见了天日，‘伏龙刀’不会失传，将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人们也齐刷刷地跪了下去。

说书人双手接过乡亲们递过来的一个破旧的棉布包裹，包裹已经烧焦了，露出里面厚厚的一个黑匣子。

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对瑞福说：“孩子，来，跪下。”

瑞福懵懂地望着他。

“跪啊，我这是代你爹做的。”说书人沉下脸，面色凝重。

瑞福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：“爹——”

说书人打开铁匣子，剥开里面一层层的黄麻纸，一把折断的大刀露出来。

虽然刀面上涂过油、打过蜡，折断的地方依



然显得很粗糙。这把刀原来应该有两尺多长，现在只剩下一尺半，刀背上闪着幽幽的光，血槽的旁边挫痕累累，刀刃上留着一个圆圆的弹孔。

说书人双手擎住大刀，郑重地举过头顶：“师傅，师弟，你们在上，今天我张富贵代师收徒。我一定会把瑞福培养成伏龙刀法的第十三代嫡传弟子，不让这门武功失传。”

说着，说书人按下瑞福的头，让他朝太爷爷和爷爷的牌位磕了三个头。

瑞福含泪跪倒在牌位前。

“以后你得叫我师傅，明白吗？”说书人说。

“嗯。”

说书人从匣子里抽出一册发黄的线装书：“这是刀谱，只有嫡传弟子才能看。现在你已经是伏龙刀法第十三代嫡传弟子了，这刀谱归你。”

“嗯。”瑞福想着报仇的事，脸上有了些血色。

“此刀在手，天下无敌。你要像你太爷爷那样，杀尽洋妖孽鬼。”

二

刘屠夫进村的时候，肩膀上扛着半扇猪肉。





他喘着粗气从瑞福跟前走过，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：“龙爷家的瑞福吧？回来啦？”

“忙你的去。”说书人警惕地说。瑞福听爸爸说过，这个胖墩墩的刘屠夫原来也是爷爷的徒弟，因为偷学了不该学的东西，被撵出了师门。

“瞧你，我给孩子带了点礼物。”刘屠夫没有急，把手伸进自己的褡裢里摸着。

“谁稀罕！杀你的猪去！”说书人厉声喝道。

刘屠夫讨了个没趣，尴尬地笑笑，望了一眼瑞福，瑞福低下头去。刘屠夫扛着他的猪肉，到村里的麦场上架锅炖肉，准备招待远近村庄来访的乡亲和念经的和尚、喇嘛。

“你爹在的时候，从来不让同门的人理他。”说书人说，“这家伙只知道杀猪挣钱，功夫啥也没学到，却总对别人乱讲伏龙刀法没用。”

瑞福没说话。他很小就被送到舅舅家念私塾去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刘屠夫是个身材高大、有把子力气的汉子，一个人能扛起一袋子粮食，跑起来健步如飞。

麦场上，刘屠夫的大锅开始冒起白烟。他哼着悲伤的小调，坐在那里为大锅添柴。



远处传来人们啼哭的声音，和尚和道士们吹打着乐器，唱经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瑞福每天要从山上背回三趟柴火，说书人才会允许他吃饭。说书人让他下山的时候快步小跑，柴火不允许从他身上掉下来，小寇子和黄狗追在瑞福后面，三个人总是累得满身大汗。

说书人教瑞福时要关上门，这是门派里的规矩——师傅教徒弟不能让外人看到。

说书人找了件跟铁板一样硬的破棉袄，用药水泡了它三天，洗黑了三大盆井水，稍微改了一下襟口，就让瑞福穿上了。他扔给瑞福一根粗柴火，自己也挑了一根，然后教瑞福拆招。

棍子噼里啪啦地打下来，瑞福模仿着拳谱上的招法，上下左右中地截拦、抵挡，逐一把攻击打回去。说书人教得很认真。他跟着瑞福爷爷学了七年，攻防的所有奥妙都在这几个招式里。

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说书人就让瑞福对着太阳练劈刀。那把从神龛上取下來的半截大刀已经被磨得锃亮。瑞福按照说书人的要求，一步一刀地劈刺，后来又踩着梅花桩练习步法、身法。说书



人还找来一根丈把长的白蜡杆子，让瑞福上下左右不停地抖，然后加上龙行虎步。没多久，瑞福马步一蹲，双脚就有了根，身上隆起的肌肉和骨节在抖棍时咯咯作响。

瑞福练得最多的还是“伏龙十三刀”的套路。这套刀法说书人也只会十招。每天瑞福都要把这套刀法研磨个十几遍，推窗望月、直捣黄龙、渔翁披蓑、童子挂帘、霸王举鼎、神仙指路、力劈华山、天女照镜……招招式式都要仔细揣摩，直到汗水顺着断刀的血槽流到沙地上。说书人让瑞福反复练习的是“力劈华山”和“直捣黄龙”两式。听师傅说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绝技，向来秘不示人。每次有人偷看，瑞福都会呼地停下来，用石子朝那人隐身的地方打过去。他的手法很准，多数时候偷看的人都会惨叫一声，夺路而逃。小寇子和黄狗会大叫着追出去，直撵得对方跑丢了鞋。

很快，瑞福家里的粮食就快吃光了。一天，刘屠夫提着两条猪腿来找说书人——他缺个帮手，想让瑞福给他当学徒，一来他可以教这孩子一门手艺，二来龙家人不在了，他想方设法接济一下



龙家的后人。说书人本来不愿意，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。再说，让瑞福能多一种本事也是好的。

刘屠夫就从村上打了两斤高粱酒，炖了一锅猪下水，和说书人聊了半宿。

第二天，刘屠夫带着瑞福、小寇子和黄狗离开了村子，他们来到离说书人的家十几里地的刘屠夫的村子——李庄。这个村子只受过鬼子一次骚扰——村中的财主赛老万有几杆枪，雇了几个民团看家护院。

李庄在鸡冠山的下面。每天早上鸡叫头遍，刘屠夫都会喊瑞福起来，让他去跑山，然后自己晃着胖墩墩的身体继续睡回笼觉。

瑞福的学徒生活很单调：刘屠夫让他每天规整已切开的猪肉，将大块肉分类切成小块。

每天的活干下来，瑞福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。瑞福总要在睡觉前趁着月光把伏龙刀的套路练上两三遍——他一直在琢磨着报仇的事。

一天，瑞福正练得起劲儿，突然听到院子的门吱扭响了一声。他下意识地收起刀，捡起一颗小石子投了过去。



只听一声惨叫，刘屠夫捂着脑袋走进来，望着瑞福，大声咒骂着：“咋不认人啊？你眼睛啦！”

瑞福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。刘屠夫看了看他手中的刀，摇了摇头：“凭这个你报不了仇，净是些没用的花架子！”

瑞福的脸憋得铁青。师傅说书人讲的果然没错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懂武功。刘屠夫看出了瑞福的心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明天叫你看看啥才是武术！”

一身肥膘的黑猪从圈里冲出来时很凶猛，拱翻了几个想要按住它的伙计。它咧出两根吓人的獠牙，四处巡视着，然后在屠场上翻弄着几根丢下的菜叶。

“掌门，你上去试试？”刘屠夫也斜着眼睛，将手里的杀猪刀擦了擦。

瑞福没吭声。他见别人杀猪都是把猪捆起来的，今天这阵势他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刘屠夫喝了一口酒，倒提着刀，径直朝黑猪走去。

那畜生的目光和刘屠夫的目光相遇了，显然



有了些胆怯。刘屠夫大步流星地走到它跟前，一把攥住了它的鬃毛。黑猪站起身拼命地挣扎，可不知怎么的却顺着刘屠夫用力的方向一下子跪倒了，卧在那里再也没起来。刘屠夫站起身抹了抹刀，对身边的瑞福喊：“拿脸盆来。”

瑞福看傻了，他什么也没有看清楚，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那家伙已经瘫软到地上了。

刘屠夫朝瑞福招呼着，朝瑞福耳语了几句，同时用手悄悄地示意着运刀的线路。

“我不敢！”瑞福的手有点哆嗦。

“咋不敢！你是掌门，龙家的后代！”

瑞福无话可说。

另一头猪被拉了出来，刘屠夫用同样的方法将那蠢家伙放倒，然后将刀迅速递给了瑞福。瑞福的手微颤着，阳光照在刀刃上，明晃晃地刺得他眼晕。刘屠夫有些不耐烦了，朝他喷了一声，瑞福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，抬起手……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瑞福染了一身屠夫的味道，成了合格的杀猪匠。



三

清明节到了，远近的村民都回到村里祭奠亡灵。

李村村口围拢着一大群乡亲。

说书人敲起了牛拐棒，讲得眉飞色舞：“想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打败了镇守京畿的御林军……”

火堆旁，瑞福坐在大家中间，紧靠着大树，迷迷糊糊地耷拉着脑袋。

狂风乍起的时候，火红的高粱地里发出可怕的呼啸声。那声音从天边传过来，横扫过整个鸡冠山，然后沿着狭长的峡谷回旋着，再呼啸着冲回平原。

那是一种杂乱的声响，密密匝匝的，经过不同地方，掺进了田野上躁动的风声、鸟鸣和蛙叫，在瑞福的头顶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，最后变成一声震耳欲聋的炸响。瑞福的头皮开始发麻。天暗淡下来，带着鲜艳的血色。在浓浓的云朵下面，到处是人们的哀号。他们歇斯底里、撕心裂肺，呼喊着重亲人的名字。人声、风声、大地上杂乱的声响汇成一片，在浓浓的云雾中显得格外杂乱。